

夏桂洲奏議



09862

桂洲夏文愍公奏議第七卷

諫垣集卷之七

請旨改調侍郎楊廷儀以安輔臣楊廷和疏

近該湖廣道監察御史方鳳劾奏兵部左侍郎楊廷儀不職乞要罷遣奉旨吏部知道尋該楊廷儀陳乞休致奉旨已有旨留用了吏部知道昨日見大學士楊廷和復上疏乞休詞旨懇切有若不能一日安其位之意奉旨云云竊惟大學士楊廷和以內閣輔臣遭逢聖主方宜竭忠殫智仰承德意以光輔太平今更化之初立政之始正明良相逢大有作爲之日豈忍興言求退以孤陛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一

下眷注之懷缺四海臣民之望事傳中外聞者駭愕然臣知此舉非廷和心徒以弟廷儀不能奉公體國以致言官論劾手足之義榮辱相關况職居禁密實預叅決公議私情有難處者故自求引避將以伸公論而全私恩耳荷蒙皇上下明普照全度兼容於廷儀自陳則未許辭職以包荒其過於廷和之請則特降溫旨以慰答其心臣有以仰見陛下體念輔臣恩私優渥誠帝王之盛德也但臣愚以爲輔臣者陛下之股肱也其心有所不安則不足以盡其展布臺臣者陛下之耳目也其言若或少沮則不足以發其聰明今廷儀旣干清議雖曲

蒙陛下矜恕恐未能杜後來言者之口使言官交論弗置雖陛下重爲保護亦非以安廷和之心且廷和今日之事陛下有輔相之功而陛下之任廷和有心膂之託君臣合德千載一時天下蒼生實所慶賴而太平之政方有其初奈何以廷儀一人沮格公論傷國家體非臣之所願聞也臣愚伏乞陛下軫念輔臣私家之情不廢言官公朝之議準前代避親之法循近日改調之規勅下吏部查有南京各部員缺令廷儀仍以原職調補俾其稍就閑散遠嫌引咎勉圖自新庶幾不失朝廷之公俯全廟堂之私於事體稱便於人情爲允於朝廷之新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二

政不爲無補伏願聖明特賜裁處

叅劾王憲力拒廷推大傷國體疏

節該兵部題爲大勢虜眾壓境走回人口傳說緊急夷情調布兵馬防禦事節奉旨你部裏便於在京堂上官會推素諳邊務大臣二員奏請簡用前去宣大二鎮并偏頭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欽此今日奉命會推文武大僚并臣等六科十三道官皆預該兵部尚書李承勛颺言于眾首舉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憲宜行蓋以憲嘗巡撫大同又嘗總制三邊素諳邊務堪以仰承明命也不意王憲抗顏直辭云我纔來都察院幾日乃卽欲驅遣我去况我一身皆病恐誤大事又言我堂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上掌印官且在紀綱之地推之恐非事體旣推我則各堂上官誰不可推決不可寫我於時吏部尚書方獻夫禮部尚書李時戶部尚書梁材工部尚書章拯俱合辭以請憲有難色不應於是臣等又同詞以請憲拒益力於是羣臣相視久之未決李承勛又曰固知強掌印都御史行非體然國之大事且借公威望爲朝廷委重未爲不可臣言實進而言曰都御史慨然奉命以行正是國體不行非體萬一更有事雖兵部尚書亦宜請行李承勛應臣曰甚是莫若就令我去請憲過兵部更好憲竟不從於是始置憲乃推兵部左侍郎王廷相刑部右

侍郎汪鉉二員以候簡命臣等竊以國家安危屬之大臣所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斯爲人臣大節況國有門庭之寇正大臣出身報主滅虜樹勳之秋乃今會推于廷輒敢拂違公議託病避難厲色峻辭不容推寫是豈人臣忘身殉國之道傷國大體貽笑四方且左都御史掌憲中臺乃糾劾百僚振肅綱紀之官凡十三道御史出巡回還例該掌印官考察無有推奸避事方許回道管事今憲以都御史首先推避何以考察御史使無推避哉若以病身不堪提督軍務則都察院亦非病臣所居之地臣等忝列言職目覩大臣平居祇欲貪取陛下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四

官爵臨事首鼠畏避不肯慨然以國家安危爲己任此可爲寒心者也臣等參照左都御史王憲以執法憲臣識昧大體臨事而避失色于廷非所以聞於中外者也伏望陛下睿明英斷還如李承勛原推將憲降旨切責仍令奉命以行果能驅逐強虜奏凱而旋則亦不妨策高勳蒙上賞我皇上固不當以小過而棄其才也萬一憲猶以疾病爲辭逡巡退卻則是旣無體國之忠又無任事之勇卽復用之何足恃賴亦望陛下褫其官秩放之還鄉別選殊材以司風紀乃若王廷相汪鉉固皆極一時之選其學識才略不在憲下特以官資未崇權力

委任未重且專耳若用二臣伏乞簡命進以尙書俾兼
憲職付以斬將便宜之權則二臣固能爲國效忠蠢茲
醜虜行當一舉而破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矣臣等伏
乞陛下嚴降綸音令今後朝廷有事會推文武大臣旣
屬公論推舉不許違拒如有蹈者卽係抗忤君命宜加
重懲庶使中外大小臣工敦食祿死難之節而朝廷緩
急用人不致誤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嘉靖八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奉旨你每說的是王憲
才望朕所素聞旣與首推卻乃假病推避甚非大臣
體國之道况他位望已隆全無報君之意竊祿苟安
桂洲奏議

用彼何益本當重加懲戒姑念係大臣革了職着冠
帶閑住今後再有遇事推薦避難不行者定行重治
科道官亦要卽時舉劾該衙門知道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五

竊念臣於嘉靖元年四月謬蒙簡命令查勘順天等八府皇莊田土事竣之日嘗具本於丹陛下面進內一節欲將在京負郭大興縣等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者一切削去皇莊之名宜改爲親蠶廠公乘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乘柘以備宮中蠶事勅禮部詳考禮經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蠶儀以進仍於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誠爲帝王之高致皇后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王業之根柢也當時奉旨着禮部看詳旣而戶部覆題竟違臣議遂被旨寢罷此蓋陛下登極之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六

初首政萬幾宜有所未暇也乃今嘉靖九年正月六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臣猥以待從之末叨陪法駕祇奉休命得分獻南海壇仰見陛下對越之嚴精禋之恪卽事之夕馨香升聞上帝居歆百神來享又竊見陛下更定時享之期於郊祀之後行祝天之禮於正元朝賀之前凡所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無所不用其誠矣徂歲之冬躬禱雪于郊壇先期避殿減膳損六軍之扈蹕卻百官之陪從罪已之辭形于椒祝贊導之臣仰承憂色誠意惻怛感動天地則所以軫念黎元勤身乎民事者又無所不用其情矣臣感激之餘竊伏惟念向來所建

親蠶之議有關於化理甚大有助於陛下敬天勤民之事甚實且足以紹聖祖之制作補當代之闕遺殆非儀章度數之末彌文美觀云耳也臣敢冒昧重爲陛下陳之謹案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尊非莫爲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莫爲之蠶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一以致其誠信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蠶婦非身帥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如周公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臣由是考之於漢則皇后蠶於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南北朝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據周典未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北苑中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顯慶以還皆間歲皇后親祠先蠶宋眞宗景德三年詔禮先蠶神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舉行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

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越百王躬耕藉田旣稽古攸行矣顧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闕典歟列聖相承繼文由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蔑聞建白是固有待於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陛下留神垂覽儻蒙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八

采納乞勅禮戶工三部會集詳議以聞然後謀之儒臣叅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皇天后土永錫祚胤陛下敬天勤民之心上可以慰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其諸建設事宜非臣淺陋所敢率議陛下聖衷廣大天鑒精微制作之懿必有出於古今尋常萬萬者臣願拭目以觀所有臣原進查勘莊田題本節錄一通隨本封進伏乞留置燕閒之暇特賜睿覽亦足以知識甸民瘼之所存臣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嘉靖九年正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旨覽爾所奏朕甚嘉悅已別有勅旨了禮部知道欽此

看詳章奏疏

昨日臣等接得吏部送到一本爲地方事該吏部覆題保定巡撫錢如京奏奉旨是臣等詳閱再四查與正月十五日接到吏部一本亦爲前事首尾字字相同已奉旨這所奏欲慎重畿輔親民之官無非爲民之意朕念四方人民皆我祖宗之赤子近來已有勅旨着你部裏將進士舉人監生相兼考選隨才選用不拘何項出身撫按二司官俱要禮待但有治行得民心的一體旌薦未見着實舉行夫科貢皆國家取才正途覽今覆奏似又偏重進士以及舉人其歲貢之途或太輕棄無由自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九

奮恐保民之道莫能徧及還着申明前旨通行遵照施行欽此臣等當時伏讀聖訓仰見天度淵宏洞達治體卽大禹翁受敷施成湯立賢無方之心也布聞中外雖卑官小吏咸思自奮海內黎元蒙福多矣臣等不勝欣慶所有前奏施行已久今據該部重複具題及見奉旨批答不同臣等實切疑懼未敢發行謹將原本隨本封進伏乞聖明裁察臣等無任冒昧俯伏候命之至

嘉靖九年二月初四日題

請恩均賜書籍疏

臣等昨蒙聖恩頒賜大學演義各一部拜賜之餘捧還各科與左右給事中給事趙漢等會聚開讀首誦御製序文莫不驚歎敬服仰窺聖學高明精思力踐至於如此及徧閱篇帙又覩校讐刻鏤之善誠天府琬琰之珍非人間坊肆之有徒深歆羨以爲世所難得臣等獨受榮賜心竊未安臣聞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爲事君之術臣與諸臣備員侍從職在獻納其於事君之責比之庶僚稍有不同正宜熟讀是書以圖仰佐聖明於萬一臣等用是冒昧懇祈欲乞聖恩溥被俾漢等十五人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十

皆得拜賜一部實爲人臣至榮至幸蓋不爲講求義理可以措用於一時抑將傳之子孫足以流香於來世臣等無任僭越仰望天恩之至

嘉靖九年二月廿二日題廿三日奉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糾劾銓曹大臣徇私用人疏

臣猥以菲陋誤被渥恩叨首諫垣預聞銓選今年二月節該欽奉皇上特降勅諭論臣曰凡政事之可否用人之當否一有見聞卽宜直陳之欽此欽遵臣仰奉聖訓夙夜究心思所以稱塞德意然又重惟大體不敢輒引瑣屑冒瀆宸聰所冀二三大臣受國厚恩日覩皇上之孜孜勵精當自有所感動警憚不意近日以來爲吏部者私意橫流公道愈廢引用儉邪沮抑方正壞祖宗用人之法違陛下求治之意臣茲不敢不爲陛下言之竊見浙江布政司參政黃卿陛任未久昨者改調陝西管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十一

糧臣初不識何故久之乃知爲少傅璉所不喜故調之旣而將黃卿之缺卽以温州兵備副使党以平陞補党以平之缺卽以温州知府丁瓚陞補此事甚駭物論夫黃卿非被論劾又非考察何得無故而一旦調之參政朝廷方面重臣也豈可以大臣私怒而輒斥之乎党以平厯副使俸纔三年耳何故輒調卿那缺以補之乎知府丁瓚貪聲大著人所共聞且未及三年考滿何得遽陞副使乎何不畀以他郡而卽以温州乎知府久任之法獨不可行於瓚乎是以璉一人喜怒而朝廷方面專城之職一時變置上下若奕棋然夫党以平丁瓚則得

計矣黃卿何罪焉此吏部之任意行私阿媚內閣大拂公議一也乃者南京太常寺卿缺旣用鄉人黃芳補矣今太常寺卿缺又以彭澤補之半月之前人卽知爲彭澤有矣旣而命下中外沸騰且彭澤爲吏部已係考察見黜人數賴少傅璉輩幹旋得內降留用旣而盡逐翰林諸臣以澤改諭德其奸邪回譎見於兩京科道之所論劾者具在蓋其術足以驅使大臣而其謀足以陰執國家之柄故近日在朝之陰媚權勢而得寵利者惟澤爲最此在盛世所宜擯斥顧得以踰等躐次而陞此實獻夫等明欲以澤爲赤幟將以盡箝天下之口耳此吏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部之任意行私大違公議二也五月間廣東僉事劉喬見任在官該部誤聞其死乃卽以員外郎吳翀補之旣而知其尙在卻又不行檢舉奏聞卽以劉喬擬陞廣東副使夫劉喬僉事之缺未報何爲以翀望風而補廣東副使額員俱足未有見缺何爲以喬憑空而陞且副使僉事俱外臺重臣也請旨點用係朝廷用人大事也乃漫不加省而易置名器有同戲劇此吏部之任意行私欺蔽人主三也他如進表官回任不逾年而陞遷殆盡考滿官或未出國門或至中途而陞遷者十常七八吏部官外補爲方面者無一不改提學考察降調及謫黜

者無一不得美陞每一推陞注選廣東人輒擅其利卽如金谿縣知縣林初廣東人也貪淫酷虐百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矣未滿三年而推陞直隸廣德州知州濮州判官吳爵彭澤之親也以吏員而推陞延平府通判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其交通賄賂之事雖未必盡如人言其行事之跡則有可疑者矣此吏部之任意行私大犯清議四也雖然此特其大節耳其他豈臣所能盡述哉參照尙書方獻夫以樸樾小材杯孟近局頃緣幸會躡致顯榮恃寵而驕不畏朝廷之大法徇私而濫忍負聖主之至恩務悅輔臣一己之私蔑視國家名器之重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引用鄉曲布列兩京大開私門頗彰賄跡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附權縱恣罔恤人言雖屢嬰呵斥之辱卒未聞剛執之操若諉堂官盡專其柄則司屬安用得人所據舉措之非難追該司之責再照少傅張璠爲時元輔蒙國大恩所宜殞身未足圖報乃敢喜怒任己好惡拂人擅易天子之命吏陰使効力於私家所據指使吏部陞調諸臣專橫之跡似亦難掩臣待罪該科職在糾正公議所在敢不盡言非不知力詆大臣爲身之危發人之私爲禍莫大但臣報陛下知遇之恩不敢更愛其死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

久遠之慮將少傅張璠尙書方獻夫嚴加切責以防其
微郎中劉序量加罰治以爲懲戒黃卿党以平丁瓚仍
俾舊官供職以待考察之年定奪彭澤乞賜罷黜或查
照二次明旨以原職調用庶公議明而人心服國法正
而主威尊矣萬一以臣愚戇詆斥廟堂不達事體伏乞
聖慈特賜重譴或放歸田里以消眾怒臣無任願忠效
死之至

嘉靖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旨這所言朕知道了黃卿
等都着以舊官任事彭澤係朕點用了張璠方獻夫
着照舊安心辦事勿得辭避今後用人務要合公論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吏部知道

照得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廿二日憲宗皇帝聖旨說與
吏兵二科今後月終繳到朝官門籍簿卽查有填註公
差患病及不寫進出的都開具來看欽此欽遵臣等待
罪該科每月於月終照依欽奉旨知道了欽此近該兵
科都給事中張潤身題稱在朝官員朝叅禮廢假公託
病偷安放肆不行趨朝委如所言但舊規開具門籍題
本明註差病進呈御覽原係禁防此弊奈何事習人玩
法久弊滋蓋註差則屬公務稱病則近人情所以臣等
止據門籍開寫不能有所究詰陛下信其差病是實無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從察其欺情是以相習爲偷恬不爲怪但兵科查出每
月不到人數俱屬武職官員其文職官員則係臣等職
掌今查得自本年正月以來各衙門註公差患病每月
不下二百餘員名前項欺罔實不能無以臣之愚合無
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凡有專差出外責限完事例不
當朝叅者及委係有病應該調理者除照常註門籍外
仍要本衙門堂上官印信手本係差者明白開稱某差
係病者明白開稱某病文職官開送吏科武職開送兵
科備照待月終卻將手本并門籍簿查對明白具奏其
有常例近差不妨朝叅而欲借口公務本無病疾虛註

乞恩辭俸請給贈典疏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五日恭遇皇上大祀圓丘禮成渙
頒詔旨加恩區內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
滿無過者俱與應得誥命欽此欽遵一時縉紳遭逢殊
典無任懽慶切念臣一芥草茅粗知句讀濫竽甲第廁
跡諫垣十年于茲慚無寸補乃本年十月十五日伏蒙
賜勅陞臣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選極高
華地仍清切臣之分量逾溢居多但臣父先臣鼎中宏
治九年進士初任浙江嚴州府推官三年考滿中途聞
命陞山東臨清州知州州當南北要衝軍民雜居繁劇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難治而又官使撮聚送往迎來殆無虛日先臣力抗權
豪愛護百姓夙興夜寐備極疲勞正德元年竟以疾卒
于官嘉靖 年臣以兵科給事中遇蒙詔例臣父於本
官上進階奉直大夫臣母匡氏得從夫貴封太宜人今
臣見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雖係館閣貴僚然與先臣知
州品級相同原無贈官之例則臣之父母今次不得沾
被渥恩而臣本身并妻室應得誥命豈忍輒受但臣於
本年二月蒙恩賜四品服色五月蒙欽陞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因臣具疏辭免蒙恩賜允着支四品俸則臣之
章服俸級俱已久叨四品之榮特未實授職事耳伏望

聖慈軫念先臣叨任先朝所在居官綽有廉聲惠政不幸早世未究厥施重念臣以駑蹇之才荷蒙眷知方屬任使容臣辭免四品俸級并本身妻室應得誥命特勅該部查議將先臣鼎量擬京朝四品職銜仍兼臣見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并臣母匡氏俱賜以誥命庶使臣父母均得光被天恩於九原之下愈於臣身九遷其官矣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以圖報於萬一臣無任瞻望激切戰懼懇祈之至

嘉靖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旨夏言應得誥命并俸不允所辭贈贈典准與吏部知道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六

臣昨者伏覩勅諭以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伏惟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乃尊奉聖祖爲始祖居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禘禮仍於季冬行大禘禮以德祖居尊及懿熙仁三祖合享於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丕顯卓越古今祀事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祖宗功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九

烈稱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幾於聚訟猶或過差未有如我皇上仁孝克積一旦發自天衷親擣聖藻百年之大典遂定七廟之神靈以安近而在廷臣工遠而海隅黎庶孰不抃舞稱慶共覩聖朝典禮之盛臣愚叨陪法從獲奉休明其爲欣幸實倍恆品但昨該尙書李時會臣以聖諭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陛或非其地竊窺陛下聖意必以爲秋報類以大饗又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宮故以奉天殿擬之但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去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常居故

朝諸侯出政令則居焉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我聖祖於圜丘未成之時固嘗卽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時權宜原非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陛下紫宸正衙萬國朝會嚮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嘏祝之事臣竊以爲未宜若陛下聖意以出郊太數則宜以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報仍行於大祀殿庶亦得以伸配帝之敬於我太宗而於陛下分配祖宗兼舉祈報之義蓋全且盡矣至於大雩之禮臣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又月令雩帝用盛樂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禱於南郊之傍命樂工習盛樂舞皇舞本朝大學士邱濬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往往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上帝之靈誣亦甚矣濬意欲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其說似亦可從臣愚以爲陛下於孟春上辛旣祈穀於上

帝矣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夫我穀黍也苟
自二月以至四月以後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則大雩之
祭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愆期
則陛下躬卽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須少倣古
昔之儀庶足以稱陛下爲民切遠之心而於古人之禮
爲不失也臣仰奉德音不敢不盡心考論以聞伏惟聖
明俯賜裁擇臣無任戰兢恐懼之至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御前親裁擇臣無任戰兢恐懼之至
爲不失也臣仰奉德音不敢不盡心考論以聞分辨建
昔之翰庶足以稱陛下爲民切遠之心而於古人之禮
傾迥不與備其擬以行禱祝其作樂刺織亦須少倣古
祭禮不與以俟效賤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愆期
自二月以至四月以後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則大雩之
帝矣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夫我穀黍也苟

正月三日該大學士張璠示臣聖諭朕惟自今春享始奉太祖之位居中太宗以下考序昭穆之位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孟春之享以太宗以下俱南向如今寢殿制各奠獻讀祝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季冬中旬擇日舉歲禘禮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祭于奉先殿其世廟止行四孟禮歲暮亦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卿其卽會時議來或咨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思酌以處臣伏讀再四仰見皇上追孝祖宗肅敬祀事非察

桂洲秦議

卷之七

三

理極其精微誠意極其懇至何足以與於此聖學神斷眞足以折衷羣聖判決千古是豈一時儒臣學士所能企及萬一如臣愚陋亦荷旁詢又見陛下體道謙沖聖不自聖詢於蒞蕘借聽視于聾瞽也臣愚何幸躬逢斯盛除會同少傅璠及禮部尙書李時謀議僉同卽日璠具疏回奏訖至四日伏覩聖諭批荅又過蒙獎借并蒙賜問禘祭大雩秋報之禮然聖諭精詳眞能深見古人用心與制禮之本意臣等相視惟有贊頌敬仰而已是日午又蒙聖諭以爲二聖配帝非宜所當獨配尤爲得禮之正破除歷代陋習直復古初非大聖人之見詎能

留意及此璫亦已具疏回奏訖初六日臣陪祀郊壇尙書時以聖諭并御筆所畫禘祫時享三圖示臣臣不勝感嘆我皇上仁孝誠敬文理密察誠二帝三王以下一人而已欽仰欽服臣切念連日忝與輔臣禮官論議不過已舊日講學所聞應對未暇深思博考未足以荅稱休命昨者恭陪祀事已畢中夜起坐檢閱舊編參酌古人緒論仰體陛下至誠於禘祭之義偶有所見似亦少得聖賢之遺意或足以少副陛下饗親追遠之至情但道理至大事體至重茲欲推義至類之盡著爲一王之典以行二千餘年廢而莫舉之大事是豈臣愚一人所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能執其是哉臣謹撰祫議一篇隨本進呈伏乞聖明勅下禮部仍會內閣輔臣九卿翰林國學集議如臣言可采稽眾定擬上聞然後恭俟聖斷擇時舉行著爲定制此誠大聖人之作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者也臣無任螻蟻拳拳之誠伏惟聖鑒

議附

臣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於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熹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所出而以其祖配之孔子言指諸掌示諸掌言其明且易見也夫禘之爲義如是而已然孔子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乃指諸掌明乎義者於治國也如示諸掌何也朱熹釋之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於此非或人之所及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不知荅之臣則曰魯之郊禘固非禮矣使孔子欲專爲魯諱更無他義則直以不知荅之足矣胡乃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而又曰明乎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是聖人說禘之義淵乎深矣蓋此道理極其精微遠大人所難知故雖聖人亦難於言有不可輕語人者程子曰惟聖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蓋謂此也恭惟皇上躬孝治發德音永惟我太祖高皇帝之鴻烈際天蟠地而百五六十年来尊奉之禮有所未稱矧七廟之數

已備而太祖以開基肇命之主猶在昭穆之列未正南向之尊實天下臣民之所傷悼誠不足以慰安在天之靈陛下發明悼懼圖惟厥衷親灑宸翰以禘祫享祀之禮謀之元輔謀之宗伯又謀之講臣臣言旁稽舊章不惑羣議光昭祖德闡示孫謀手定大禘時享之圖尊我太祖於太廟南向以統七廟之主孟春犴享三時祫享俱奉太祖居中惟季冬大禘則合太祖而下羣廟之主俱合食於太廟而奉我德祖於南面以行歲禘之禮此禮之行足以慰愜民志上奉神靈萬世不可易也惟禘祭視祫禮特重上下二千餘年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而時君世主卒亦難其舉行茲遇皇上天性仁孝聖學高明獻歲之初首先延訪及此豈非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靈啟佑宸衷將以舉聖人之大事興百代之墜典乎臣備員儒臣仰奉清問輒復尋繹古典推廣德意除前代諸儒謬妄不經之言不足贅論臣請直以孔子之言及有宋先儒之論而附以一得之愚爲陛下獻朱熹謂禘之義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祀

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
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
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
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
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其曰非仁
孝誠敬不足以與此者蓋根於天理之自然之
謂仁形於人心之至愛之謂孝真實無僞之謂
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故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
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
此此聖人意也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諦

桂洲奏議

卷之七

美

祖之所自出也然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
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故於祖禩之
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推而上之及其祖
之所自出故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周
人禘帝嚳是也自秦漢以來封建之制廢而無
世家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
可廢也而不知聖人說禘之義有不在於世系
之可考者乎是故虞夏殷周四代各有所出之
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
載而成帝業非有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則宜

何禘乎故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虞夏商周之所自出恐亦未應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也苟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始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推此義也則仁人孝子之心其有窮乎其無窮乎且惟天子有禘故得立始祖之廟諸侯及其太祖而已夫惟天子有始祖之廟則其有世系可考之祖自創業者而上不拘五世七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世十世猶將立之以爲始祖莫可棄也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所自出而祀之於始祖之廟乎自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矣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者德祖也今陛下定大禘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尊德祖乎夫旣身爲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也朱熹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卽不曾序昭穆韓愈之論唐獻祖事則幾於禘祫無別矣唐諫議大

夫黎幹有言曰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臣味斯言亦甚可采所以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是故三代而下凡有國者若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嚳則旣無所於考若必欲強求其人以事穿鑿如唐之以聃爲祖則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然則禘祭豈遂可廢乎臣曰無聖人在位則廢已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則是禮也豈可廢乎臣觀程子立春祭始祖之禮恐亦只是設虛位耳今天下士大夫家則立四代主而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題其名氏至於閭閻庶民則多見直書某氏門中先遠爲子孫者歲時祭祀能盡其誠則爲其祖宗者未必不享食於冥冥之中蓋有其誠則有其神矣豈盡係於名稱位號之有無哉臣仰惟陛下見道分明孝思純一故不敢自隱其愚以苟避妄議之誅伏願陛下直以孝誠一念推之無窮精神所注鬼神其依請以禘祭之禮宜設先祖虛位如先農先蠶之制無用必求其人仍當以太祖奉配蓋太廟者太祖之廟也祭之日則退太祖之主於西向以配之是故以有天

下言則太祖實始祖也庶於義爲得於禮爲合而於孔子不告或人之意或得其說於萬一傳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此陛下之能事而萬世之所快覩者也臣妄申愚管謹用敷露惟聖明裁鑒臣謹議

嘉靖十年正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旨禘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具見誠意朕亦以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宜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朕已具悉禮

桂洲奏議

卷之七

完

部知道

論禘祭宜虛位疏

頃者臣不揆淺陋輒獻末議以爲自漢以下封建法廢譜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千餘年茲者仰承皇上德音因推明古典采酌儒先精微之論奏請宜爲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奉旨禘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具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宜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廖道南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奉旨這所奏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詳議來說欽此昨該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上官少傅臣張聰等於東閣集議聰首言曰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兵部尙書李承勛曰禘德祖是羣臣次第曰是於是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以爲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關係甚重若但直任己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遷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彌文而不能體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實心臣恐無以服萬世又弗若弗舉之爲愈也臣愚於禘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爲是者

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禘者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太祖追尊德祖是也太祖當時之心亦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難考亦講求未及耳故禘禮莫之能行今日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盡故也亦所以推太祖未盡之心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德祖而祭之遂謂之禘則我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舊矣今又以爲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強易置其名耳恐非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與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既以太祖爲始祖矣則以德祖爲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太祖之爲始祖者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祖也非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陛下之身尊太祖爲始祖而以德祖爲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太祖時欲舉禘祭又將何人爲所自出之帝乎且先王禘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卽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遞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爲上世之始祖矣則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德祖之所自出矣無乃失之近乎此其

所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大禘既尊德祖統羣廟之王而合食矣則是德祖歲享祭也何以定將來禘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固未嘗以爲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禘其舉宜疎今禘禘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別而舉祭疎數之數恐難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則歲固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泥而難行於禮無當此其可疑者三也議者又曰近者大禘圖乃皇上權爲之耳異時止當以太祖主大禘統太祖以下羣廟之主至禘德祖則惟以太祖配之而不兼羣廟臣則曰禘之爲義合羣廟及遷毀之主皆升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三

耐合食故謂之禘又謂之朝享禘則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以其有審諦之義故謂之禘又謂之追享今若禘以德祖禘以太祖則懿熙仁三祖旣不得相從德祖於禘又不得降從太祖於禘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終無可享祀之時矣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今陛下之心正欲求德祖而上豈無積德基命之祖尙欲舉禘祭以追享之今乃并懿熙仁三祖爲天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祀恐非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仰惟皇上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斯禮也必使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斯可也乃若臣之至愚極陋尙抱此四
疑而不敢信從矧天下後世有賢者乎此臣所以不敢
避狂妄煩瀆之誅冀伸一得之愚以備采擇於萬分也
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理未甚透徹然不敢重有
所請者以聖明旣已洞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嫌於
務已說之勝也區區之愚惟聖明昭鑒臣無任恐懼之
至奉 旨禮部一併會議了來說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請恩罷黜以答天戒疏

邇者雷擊午門樓瓦上天示警聖心祇惕乃過自引咎謂積愆所致詔與羣臣同加修省臣伏讀聖諭無任驚慚仰惟陛下敬天禮神感格有素修德圖治宵旰不遑陛下一心眞足以對越乎上帝矣尙何愆違之有乃今發之綸音懇切如此此臣之所以感激憤懣而欲繼之以涕也竊惟變不虛生惟人所召臣以爲向來災異都緣臣下不職政事乖舛上干和氣所致而大臣者尤當獨任其咎斷斷乎無可疑也切念臣猥以薄劣遭逢聖明往在言路竊祿有年間嘗小有論列僅取塞責無裨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大猷求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愧已多矣此臣所自知也昨歲以來薦蒙聖恩擢置館閣則又問學空疎文辭鄙陋德不足以匡贊明聖力不足以利濟羣生求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愧又多矣此亦臣所自知也臣自愧庸愚過蒙眷遇略無勞效徒積愆尤重以向暮之年連嬰失子之痛分盈福薄多病早衰邱壠荒殘朝夕在念祇緣誓死欲報殊遇不敢興言以及私情但臣受恩逾厚而功業未足少酬取名太多而造物亦在所忌幾欲攄忠激發恐無益國事徒煩聖主之心將與時依違則重負君恩難道當世之責况以孤蹇之迹獨

攫嫌忌之衝固當自信以直前恐難曲防而善後輒緣
自陳之例妄希保全之仁庶免他日之顛躋以貽聖朝
之戮辱伏望聖慈察臣之志憐臣之私將臣一人特賜
罷黜少塞公議以答天心臣不勝干冒天威昧死戰越
之至

嘉靖十年六月廿四日進廿七日奉旨夏言纂修日
講不准辭着用心供職以副任用該部知道欽此

桂洲奏議卷第七

桂洲奏議

卷之七

七

桂洲夏文愍公奏議第八卷

諫垣集卷之八

請勅廷臣會議郊祀大禮疏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慚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親逢聖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陛下特降勅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太祖太宗之主於廟而以勾龍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儒淺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洋洋聖謨垂憲萬世伏見我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爲太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爲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一

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面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大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折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於北郊卽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止其所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况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北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卽圓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卽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二

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茲未敢縷陳也臣承乏諫諍職在論思躬際昌辰獲事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宜恢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實有在於今日臣又聞聖人舉事貴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眾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陛下特發渙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聞姦邪

黷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陛下大有爲之志以復我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眾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陛下躬率羣臣請于皇天后地告于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荅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具依綿福祚於萬年釐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四海幸甚萬世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幸甚臣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嘉靖九年正月廿九日題二月初十日奉旨覽奏足見慎重國典考禮納忠至意禮部併將此奏刊議奏來欽此

申議郊祀及辨駁詹事霍韜天地分祭奏詞疏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事并朝日
夕月之禮臣卽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
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
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
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
聞議論紛揉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
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維
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
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四

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蓋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
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至孝鬼神陞
下聖論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也禮神之至也實爲天
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
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
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樛燎
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鬻辜之禮以享人鬼則
有獻裸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

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
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
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
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
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
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
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
旅上帝則設瓊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
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
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
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于
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
同也用圓鐘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於
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
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
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
葉時之言曰郊邱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
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
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
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

王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旣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祗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邱也邱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六

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圓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

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興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尊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固已

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尙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訐猷懿範可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八

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豈有泥於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邪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旣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

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祖宗之大法故韜
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
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姦黨之條
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
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朋黨紛
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
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
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
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
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爲紊亂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九

朝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
曰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
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
款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變亂成
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卽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
聞以禮樂制度爲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
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
卽拏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爲眞犯也
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
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併律該

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管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荆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卽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辨之韜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十

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乃獨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述不幸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

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訾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辦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桂洲奏議

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

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詳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誣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七

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旣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旣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龔王莽躡亂

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做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眾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牽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爲不必盡信則不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至於議禮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況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

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卽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眾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古

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太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昭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太祖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太宗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爲獻如蒙再下臣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眾

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嘉靖九年三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并此本看詳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五

論郊祀不當以二祖並配疏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共

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柰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

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闕集議尙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尙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桂洲奏議

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

桂洲奏議

卷之八

六

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

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衽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祖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九

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圓丘則

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太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陽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爲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於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然矣廼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是矣二祖分配

桂洲奏議

卷之八

辛

之禮陛下旣勅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非而爭之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閭閻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睿斷殊切憂疑恐陛下萬一惑於異說斯禮稍有乖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以大孝之心上承太祖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

贊陛下之決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
敢爲陛下建此議非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
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儻蒙采擇伏乞斷自
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
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
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
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
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嘉靖九年三月廿四日題奉聖旨禮部會議之時聞
方獻夫言怎麼好分配又內閣主意亦如此惟李承
勛有兩請之說禮官止從主分配者兼以小人造作
危言故止以一說具奏朕見其非禮之正故遲留數
日未卽下命亦以熟思之或有感獲惟知分配爲當
而已朕心實無毫末之疑亦非被惑爾此論詳明甚
正與朕所議者合我太祖太宗亦豈不知幽明無二
理況禮部引太廟中祖孫父子不嫌於一堂之上夫
配祀與享先不同此說甚

是無謂禮部便上緊會同
原議官員申議來說欽此

謝恩疏

今月初四日伏蒙傳宣臣言至左順門降到御札一通
臣言叩首拜受捧讀再四感激涕零仰惟皇上以大聖
人之資勵大有爲之志欲遵復皇祖之始制以從天地
分祀之是欲取法成周之令典以定祖宗分配之正眞
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饗親大公至正之
情光前振後之舉天下萬世之幸也而羣臣不能將順
大美動引非妄訛言朋興陰懷沮壞致煩天語申重屢
頒勅諭仰厪聖慮日夕焦勞相臣禮官將安所辭其責
矣然推原厥咎實緣臣冒昧建議不能發明古典以破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流俗之疑名實未孚不能厭服人心以繫公議之重不
職之罪無所於逃茲者誤蒙天地高厚之恩不加譴責
反曲賜華袞之褒非臣賤愚所能堪受非臣捐糜所能
圖報但郊禮大事發自聖衷天地祖宗實共臨鑒況聖
人在天子之位禮樂積百年而興萬代一時神人瞻仰
豈可因臣下不恭事竟過沮伏望皇上少霽天威大恢
聖度從容且夕然後神謀默運英斷獨成以對上帝之
顧以荅二聖之靈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小大臣工敢不
駿奔從事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臣謹奏稱謝外臣感
激之私兼付一得不容自己爲此冒昧具本奏聞伏候

勅旨

嘉靖九年四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旨覽爾奏朕具
悉忠意之至知道了爾宜盡心供職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添忠意之至朕知道了爾宜盡心供職欽此

嘉靖九年四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旨覽爾奏朕具

勅旨

論園丘規制疏

近該戶禮工三部奉旨會同內官監前詣南郊相擇看得南天門外有自然之邱臣聞之殊用慶抃乃本月二十日朝罷卽趨往視之至正陽門內則遇太僕寺卿曾直臣拉與俱往及至南天門外則右都御史汪鉉太常寺少卿王學夔方登邱而望臣與臣直亦登邱而望旣而偕三臣徘徊陟降顧瞻量度久之僉謂舊邱地位偏東亦不宜襲用宜正厥位與大祀殿相直乃善昨該禮部議擬欲於具服殿少南定立園丘以臣之愚竊謂園丘所以祀天宜卽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所以享帝宜卽清闕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自宜有所區別今定擬於具服殿少南臣以爲密邇大祀殿則嫌於混同旁直齋宮則嫌於褻近神路不遠則嫌於迫促恐不足以仰稱陛下崇敬至意又非宏遠不足以觀示無極臣欲乞於具服殿少南宜爲大祀殿天門一座東西圍牆曲折接於見今從祀諸壇之後以備繚垣一周園丘宜更移前務在齋宮迤南使齋宮北去大祀殿與南去園丘遠近適均卻以今南天門展移更南五十餘丈使神路自南而北迤邐悠遠亦如舊制登砌之法由卑漸高以爲園丘之基基旣高則園丘因

增高庶幾邱之高廣尺寸不失乎祖制而體勢峻極
自可與太祀殿等齊園丘屹然於前大祀殿巋然於後
雖蟠鬱相望而森嚴各殊他日有事南郊則陛下誠敬
所至百辟駿奔所向不相瀆雜而具有攸宜矣昨又有
旨遣司禮監內閣再行覆看臣區區一得之愚不敢隱
默謹以獻于陛下乞下諸執事之臣令參酌至當以俟
聖裁臣不勝冒昧戰懼之至

嘉靖九年四月廿三日題廿四日奉旨覽此奏朕具
悉所謂禮部知道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七

奉諭推舉給事中督理郊壇疏

嘉靖九年五月初十日申時伏蒙宣召臣至左順門該
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聖旨說與吏科着舉有風力幹
濟給事中一員提調營建南郊等處園丘等壇工程欽
此欽遵臣推得本科右給事中李鳳來老成幹濟素有
風力堪以委用伏乞聖明簡命前去督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

嘉靖九年五月初十日題奉旨知道了欽此

乞添差提督大臣區畫錢糧以速郊壇工程疏

臣猥以菲拙何能爲役乃誤蒙簡命獲與元勳大僚董
茲重事自受命以來夙夜祇懼恐付託不任以上負陛
下敬天恤民之誠自本月十三日興工以來今且逾旬
追陪羣臣參預未議所據四郊丘壇規制及畫野定方
俱次第仰奉聖訓一遵欽定規模宏遠制度精密適文
質之中合今古之宜誠無所容於議矣惟是工役浩繁
事體重大作貴謀始功宜亟成必須委任得人調度有
方乃克有濟今四郊工程惟南郊之建築爲甚重北郊
之工費爲甚大次則東郊又次則西郊雖有大小緩急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之宜而以祭祀期日計之則四郊之工皆當成於一歲
之內看得工部議奏各項物料俱取之各監局查盤見
在及暫借大工未用之數稽查擘畫已甚精詳惟團營
做工官軍止撥到一萬二千五百員名除撥發運料外
今在南郊工所執役者不過九千員名近添錦衣衛官
軍不過一千員名工大員小殊難集事昨該兵部題奉
欽依動支太僕寺馬價銀兩雇募人夫二萬名區處亦
甚允當但今提督工程大臣止是侍郎蔣瑤一員凡屬
工部大小事物皆其調度則南郊一處已自不可朝夕
暫離今所議雇募一節事體尤爲繁雜若總理失宜則

妨時誤事昨該兵部奏議坐委屬官二員竊恐不相統屬難倚緩急臣愚欲乞聖明軫念大事特勅添差兵部堂上官一員前來督理則事體均一易見成工臣訪得該部侍郎陳洪謨颺歷逾久經濟素優況撥軍募夫方屬本部之事誠得洪謨與瑤協同供事各率其屬分投四郊秉心宣力並手偕作則庶民子來而不日成之矣臣又竊計今去祀天之期不過閱月耳而南郊工程旬日經營未見百分之一況自今以來日晷漸縮天雨將行併力趨工正在此時北郊垣牆宜在今年夏秋築成而齋宮亦宜及時建造所據各郊興工人力爲先所奉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五

欽依雇募人夫二萬名僅穀目前應役若四郊並起尙有未敷卽今京城內外傭民游丐何可勝數大工方興四郊之中日聚萬眾賣漿鬻餅生理疏通窮蹙之人已覺騷動若雇募愈多則所濟愈博古人救荒必先營繕良以此也臣查得太僕寺馬價銀兩見貯二百餘萬幾並太倉之數在先朝已爲空府前項銀兩皆陛下臨御以來數年儲積卽便動支五七十萬兩以供四郊之費未爲不可且不損海內民力秋毫而莫大之功倏忽就緒恐自古以來國家有大興作而民不知勞未有如今日之舉者也昨於工所見把總指揮稟稱大石窩運石

每運車價銀四十餘兩車戶坐索重價軍人力不能堪
臣愚欲於雇募夫力之外再動支馬價銀十萬兩付與
提督侍郎會同督工等官定議將各項運料腳價之費
通行支發銀兩不必重困官軍出錢供辦尤足以紓軍
士之苦仍將已發運料之役盡數掣回分撥四郊應役
又近該團營開稱今年不到官軍一萬四千餘員名乞
勅戶部除支發漕運羨餘銀兩外仍會同兵部查照班
軍不到之數將各軍該支行糧盡數折銀或卽以本色
給發工所相兼接濟又足以募夫萬人此係常年額例
之費以之募人與班軍見在相同此又事理可通而易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五

見者也但旬日以來工程雖興經理未見畫一物料未
備則工匠徒手人力不敷則時日坐費臣以是不能已
於言也伏乞聖裁其餘稽驗虛冒禁革姦猾凡百弊端
臣當與都御史汪鋐設法督察之內外人員敢有毫髮
違犯聖訓執事弗虔卽當按劾以聞

嘉靖九年五月廿六日題廿七日奉旨爾所奏具見
籌慮督工官便一同會議了來說有弗虔違慢的爾
等當按實劾奏其未盡事宜有見卽言欽此

薦舉人材以備審定郊祀大樂疏

近該禮部題爲樂舞事內稱欲令吏部及科道查訪在京職役有精曉音律如宋之胡瑗李照者具名奏聞因其職役授以太常職事以共成一代樂舞之盛其於郊祀重事不爲無補等因奉旨依擬行欽此欽遵臣竊見音律之樂近世久廢人乏師授藝失專精國家雖以協律名官未能得人典樂故薦之郊廟者聲容每備於器數而音節尙疑於感通誠未足以宣通陰陽之氣暢洽神明之情恭惟皇上大定郊禮釐正羣祀誠宜考定雅樂儷美韶音禮官所陳斯爲得旨但求如胡瑗李照竊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恐終鮮其人今訪諸京朝縉紳之列下及閭閻技藝之流有擅斯能亦爲罕得臣以先臣鼎嘗任山東臨清州知州臣少日隨侍薄游茲土竊見本州今病告行太僕寺寺丞張鶚夙稟穎悟曉暢音聲長益精深通於律呂中歲雖歷仕途不廢舊學其所造詣之妙聞已著述成書顧今休閒之餘必多晚年所得竊以斯人應詔庶幾尙有可觀如蒙采聽乞勅禮部更加詢訪果如臣言卽乞行取本官來京仍加考試委有堪用量改太常一職俾之審音定節教習生徒以仰贊聖人作樂於萬一是亦千載之遭也臣不勝僭冒戰悚之至

嘉靖九年六月十四日題本日奉旨張鶚着吏部立
限催取來用不許推違欽此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嘉靖九年六月十四日題本日奉旨張鶚着吏部立
限催取來用不許推違欽此

建造圓丘疏

臣言竊見南郊圓丘之建遠承前代之遺規近遵聖祖之美制中間損益斟酌崇卑廣狹咸協厥中至於用九以應陽數取蒼以法乾象義析精微妙合神理則又無一不出於聖心之所裁定臣叨預監視之末仰覩大聖人制作超越千古無容議矣但先奉制勅命督工諸臣務必體朕法祖敬天之意竭誠以贊必俾規制如式精嚴固實欽此近該工部左侍郎蔣瑤以圖式進呈題奉旨是都着如法建造爾可用心提督務俾久固欽此臣於此仰見聖慮惓惓直欲邱壇之建必求堅固以垂永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久爲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昨於十九日前到工所巡視之餘尋復獨往環視圓丘基盤已築太半蓋朽株盡撤則窪坎甚深必須逐寸堅築庶可與實土取平於時乃見石工以徑尺之石長可三尺厚可四寸者布爲圓丘三成之地臣呼工匠問之則知所布之石名爲土襯此石之上卽以瑠璃甃包砌臣疑石體大小不稱作址宜易以大石厚可一尺廣可四尺徑可五寸者規圓相接如車之轂旁嵌入土以爲根基如礎之承楹方可眾工皆以爲然督工官亦以爲然臣前於十四日亦到工所嘗細詢圓丘之制云三成欄楯純用瑠璃臣疑瑠璃

以土爲坯胎用火燒造性本柔脆其欄板柱鼓宛若雕
鏤竊恐緊急成造類不如法又出窯不久火性未伏而
遽用之未免迸裂且糾湊之間非比木石可以稍加礪
削難得相就穩帖況他日舉昇牲俎上下慮有磕撲又
恐風雨薄蝕冰雪凝凍歲年滋久難免無剝落折壞之
虞臣深用爲懼因竊與諸匠氏商確以爲三成欄干及
上下沿邊四旁轉角宜悉用白玉石爲之至於壇面墁
輒周遭牆脚砌輒悉用青色琉璃爲之庶幾可圖經久
且文質得中費省而工亦速況內土築實非石不足以
捍其堅磁輒流麗非石不足以制其滑況全體琉璃惟

桂洲奏議

卷之八

三

欄楯用石似於原制不失而潤色有加以臣淺陋實見
其可但愚者之慮恆苦不敏未及先事奏陳仰稟聖訓
爲久遠圖又不敢不及今爲陛下言之此時琉璃燒造
未成方在開山伐石如蒙聖明允可則琉璃廠止用墁
砌輒片省約居多大石窩運石到來雕琢甚易以臣計
之則費可省數千金工程可早完一二月而精嚴固實
庶幾可副聖諭誠足以展敬皇天傳示無極可以永永
無他虞矣倘蒙采納更乞勅下內外督工官員從長會
議可否亟令一二日回奏施行臣不勝幸甚謹命工繪
成圖丘正面側面二圖共一幅隨本進呈伏乞睿覽臣

